

寻找时间

○ 毕华勇

朋友推开门,窗格子上的尘土便落下。看得出来,朋友一点不嫌弃满窑洞的灰尘,眼神里全是满满的向往和自豪。

对农村的窑洞,我印象再深不过了。那些熟悉的院子,脑畔升起的炊烟,过年的红火,隔着沟岔的喊叫,那些日常琐碎在与世隔绝的黄土褶皱里,人们日出晚归,自给自足,生活有些清苦,但日子过得安逸。

这个村子离米脂城很远,朋友带我和西安来的同行来看他出生的地方,一路上说得云淡风轻,他把我们相同的风俗,以及同一个地域的文化用方言鲜活地描述出来,同车的西安两个女子一直笑得合不拢嘴,她们似懂非懂庄子里的故事,许多的习俗她们“一满害不下”。这样的文化差异,能闹出许多笑话。然而,如此的交流让省城来的女子对陕北的村庄与窑洞产生了无比的好奇和向往。她们明白,村庄与窑洞有着满满的故事,故一到米脂,便迫不及待地催朋友开车前往老家,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注名字的村庄——和尚圪崂。

这样的名字叫起来很随意,也十分古怪。陕北许多村庄的名字与早先住户姓氏有关,也有许多是根据地形地貌随口叫出来的。而和尚圪崂更让人心存疑问与好奇。这村庄名字太土,让人回到原始部落。说起这村名的来历,朋友从远古的战争开始,如数家珍,“有几个和尚为了躲避战乱,从无定河上游的一个寺院跑到此地居住”,后来朋友的先辈逃荒来到此地,那时,还有最后一个和尚活着。我听着,觉得似乎有些道理。这个名字肯定与和尚有关的。可在如此僻远的地方,一群和尚躲避有些牵

强附会。小时候也听老人们说,有一个犯了死罪和尚跑到此,完全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许多演绎的故事都与和尚有关,更是吸引着外来人的兴趣。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一群身着僧衣、胡须稀疏、表情困顿、行动迟缓的和尚,匆匆忙忙从山坡上走下来与我们相见……

和尚圪崂没有住几户人家,朋友指着几道沟岔,说许多窑洞空闲了,和许多村庄一样,去世的、走出去的,村庄面临无人居住的尴尬状况。由于僻远,过去村庄里的老人,至死都没有进过县城。那个时候,“受苦人”生活苦,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儿孙们逃离。于是,他们砸锅卖铁也要让下一代读书,那种坚韧的力量是无穷的。朋友说着,表情有些沉重。我也一样,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孩子,哪个不是父辈们省吃俭用供读书出去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与村庄的情缘,无法割断。村庄里所有的场景,像一条时光纽带,把亲情、温暖、疼惜等持久地接起来,无论你走多远,心里都惦记着父母呼唤你小名的声音,还有看着你吃饱后,脸上舒展的笑容。

村庄里一片宁静,在朋友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一眼便看见炕桌上那口座钟,这可是过去农村人的奢侈品。我看着座钟指针停留在一个刻度上,似乎无声地诉说着村庄,诉说着主人家里昔日的喧闹。朋友走过去,擦了擦座钟的尘土,看了好半天,说座钟是他表兄从西安带回来孝敬他

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家都把座钟摆在最显眼处,母亲每天擦拭一遍,父亲更是当宝贝一样,按时按分去拧紧发条,使座钟永不停歇,表针分分秒秒地转四季、劳作、世事,不急不慌地从容跳跃出来。每当中午,座钟会发出沉稳的报时声。窑洞里的锅热气腾腾,即便是粗茶淡饭,全家人也吃得满口香甜。

朋友说这钟的时针和分针不知停留在哪年,或许是父亲去世的那年。十多年过去了,他偶然就这样回来一次,早已成为过客。他打开座钟后盖,拧了几下发条,座钟的时针竟然动了起来,而分针,却停留在那个刻度里。西安的女孩有些惊讶,她们显得很兴奋,直说这钟有灵性,见到久别重逢的主人,竟然会说话了。

除了这座钟,还有窑洞墙上挂着的相框,里面的照片有黑白的、彩色的,有一家人合影的、每个儿女结婚后合影的,依旧是尘土掩盖着,模糊了,看不清楚。站在这寂静的窑洞里,那个座钟发出来的声音更响了,一下、两下……

我们从朋友家的院子里走出来,谁也没有说话,对面山上有一片枝繁叶茂的柏树,正绿,在黄土山上营造着生命的挺拔。汽车开走的那一刻,朋友回头看看那排窑洞,眼眶里有泪水在转圈。时间却不知哪里去了。我知道,老家的亲切、舒坦、青春活力,从骨子里便有松弛感。窑洞的座钟仿佛走得很快,它见证了岁月的流逝,见证了人的生死,自己也在分分秒秒中失去光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停下来。

但他心里开始犯嘀咕:“这外国宾馆规矩真大,天天早上都要查身份?”于是找同伴问这句话的意思。同伴大笑:“你真真是个老土,服务员是问你早上好的意思!”第四天就要退房了,陈阿土心想:“咱也得学学人家的礼貌,主动一回。”于是,他开门一看到那位服务员时,深吸一口气,学着对方的语调,满脸笑容地打招呼:“Good morning, sir!”只见那位服务员瞬间绽放出无比惊喜和热情的笑容,挺直腰板,用略显生硬但字正腔圆的中文响亮地回应道:“我叫陈阿土!”

“morning, sir!”陈阿土听不懂英文,心里一紧,暗想:“这肯定是在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不想露怯,赶忙笑答:“我叫陈阿土!”服务员保持着职业微笑,点了点头。接下来的两天,每天早晨几乎同一时间,他都会遇到这位服务员,而对方都会面带笑容说出“Good morning, sir!”陈阿土自然每次都认真地回复:“我叫陈阿土!”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百善“笑”为先 (1)

○ 墨耘

陈阿土第一次出国,住进了一家气派的星级宾馆。一切对他而言,都新鲜又有些忐忑。第二天一早,他刚打开房门,一位身着笔挺制服、笑容可掬的服务员就上前微微躬身,用清脆悦耳的英语问候道:“Good

槐花开了,白得耀眼,香得醉人。每每走过那些开满槐花的村舍、路边、沟壑、崖畔,看到这些高高地擎着满树一串串风铃似的碎花,在四月的风里摇晃着、弥漫着,那些迎光顶头的,提前先开的,已经努力完一季的芬芳,随风撒下来的花瓣,铺在地上,大地也跟着摇曳而芳菲起来。

槐树生得高,还带着刺,自然比寻常的树要难靠近许多。它不似桃李那般低眉顺眼,也不似牡丹那般娇贵矜持。它带着刺和枝叶,只管疯狂生长,有时候长到几乎要刺破苍穹,有时候又是蜗居在角落、岸边、崖下的一簇。它的花也开得奇怪,不是一朵一朵地开,而是碎碎地缀满枝头,又攒成一串串,簇拥在同样碎而椭圆的叶子里,像是从天上撒了一堆碎米花又聚拢到了人间。这花又小又密,远看只是一处白、一重白,在坡野里像白鸽梅,近了才是千万朵小花攒成的槐花串。

槐花的香是浓烈的,像酒。别的花香或清或幽,总要人去寻去嗅;槐花却不,它的香是扑面而来的,不由分说地钻进你的鼻子,霸占你的呼吸。这香气不苛求精致,不故作优雅,甚至有些乡村或山间自带的粗犷,但却真实得叫人无法忽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赞美兰桂之香,却少有人为槐花作赞作赋,大约是因为它的香太过直白,太不讲究含蓄罢了。

记得小时,老屋后也有一株老槐树。每到花开时节,树下便聚集了村子里的伙伴,持了长竿钩拽槐花。竿子一摇,那白花便纷纷落下,如下了一场小雪。伙伴们将花拾了,随即送入口中,咀嚼着那一口香甜。也有大人们带回家用水洗了,趁着湿,拌

槐花香

○ 张恩宽

上干面粉,用手轻搓后,放到蒸笼上,蒸熟了,撒上花椒粉、葱花,再用热油泼了,加盐搅拌,便是一道时令槐花麦饭。也有和了面蒸槐花饼的,出锅时香气四溢,引得孩子们围在锅边不肯离去。槐花可食,这是它与众花最大的不同。别的花或供观赏,或作香料,唯有槐花能实实在在填饱人的肚子,尤其是在粮食紧缺的年代。

我想起了那日进山认识的一个山民,便是这般人物。他生得五大三粗,一脸络腮胡子,说话像打雷,走路像刮风。他在山路边有三间老房,年久失修,可是他每隔一段时间总会从城里回来把庄前屋后打理一新。那时,我们几个朋友去看流苏树,可是折返了好几趟,仍然没有找到。在我们怅然若失时,被路边的一排槐花树吸引住了,捋一袋槐花回去吃,或许可以暂且补偿没有看到流苏树的遗憾吧!

车子停在路边,那些看起来并不高大的槐树,当到了跟前要捋槐花时,却很是费劲。我们几个人像小偷似的,围拢在一团,费力拽扯着那些带刺的槐花。也许我们的动静和说笑声,惊动了它,他站在屋后的高塄上,和我们打招呼。我们有些礼缺般也和他搭讪。他笑着说,那些不够你们的,跟我来屋后的大树上捋吧!

在他的指引下,我们从茅草小径爬了上去。看到树,我们又失望了。那树是从坡上斜伸出来的,人只能仰望

满树的槐花而望花兴叹。他只说了句,你们先缓口气,等我一会儿。从屋里再出来,他手上已经多了把斧头。随后,他围着树身转了一圈,又换了一棵树,几斧头下去,一棵碗口粗的槐树倒在斜坡上。他笑,憨憨的:这回应该够你们几个人吃的。

我们捋槐花的时候,他又从屋里端出几杯水,这让我们实在感动。闲聊中得知,我们居然是同龄人,他在城里做生意,这老屋是他对故土最后的牵挂。那树是他自己地里的野生树,还说等我们捋完了,他有空会剁成柴,冬天取暖用。山里风寒,却令人心暖。捋完槐花,他帮我们拿了一部分,送我们到路口,还一再叮嘱山路不好开车,注意安全。

槐花不名贵,不稀罕,但它高,它香,它能吃。它不似那些名花有人精心栽培,有人赋诗赞美。它长在路边,长在墙角,长在无人注意的所在,却依然开得热烈、香得浓烈、活得真实。

人世间的,多是牡丹兰蕙般的人物,光彩夺目,流芳百世。但更多的,是如槐花般的人,他们或许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却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这个世界。他们不高雅,但高大;不精致,但实用;不永恒,但真实。

又是一年槐花开。你可以忽略树上那碎碎的白花,在风中摇曳的样子,却无法抵御那扑面而来的香气。捋上一撮,放入口中,淡淡的甜味在舌尖化开,那般纯朴而真实,一如那山民。

瓦的言

○ 范墩子

瓦是有话要说的,但瓦常说不出。瓦躺在村边的荒草里多长时间了,瓦也记不得了。见到那堆瓦时,风正幽幽地吹,高高低低的草,嗖嗖说着话。太阳又大又圆,晚霞把地都染红了,瓦却个个黑青着脸。我一跺脚,荒草都噤声了,但瓦却丁零当啷地响,显然心里装着事。我上前,蹲下,拿起一块,举在空中,正看得出神,一只毛毛虫忽从底面跑出来,速度极快,眼看就要跑到我手上时,我一惊,忙丢了手里的瓦,正好落在另一块瓦上。他们潦草地吻了一下对方,就碎成了两半。薄暮下,碎掉的瓦,依然黑青着脸。

那是被人丢弃的一堆瓦。无姓无名,亦无故乡。曾经,当他们手拉着手,齐整整躺在屋顶仰望星空时,怎能想到有朝一日会沦落至此呢。就算他们还有点用,人们也不用了。就是把天哭塌,把地喊裂,也没人顾得上理他们。只有没冻死的虫子还在暖他们的心,只有枯草会时不时摸摸他们的背,安抚一下他们。尽管多数的瓦都碎了,但他们依然会想起早年的清梦。

瓦把什么都记着呢。瓦怎会忘呢,又怎能忘呢。瓦是长着嘴的,天一黑,瓦的嘴就张得老大了,侧耳听去,还以为是在刮风,其实是瓦在说话。

瓦的嘴是后来才长的,他们太寂寞了,如果不说说话、叙叙旧,恐怕早就疯了。一开始,还在屋顶上的时候,瓦没有嘴,只长了眼睛,一溜溜,一排排,天一亮,他们的眼睛就睁开了,齐刷刷望着天。天蓝得透亮,他们笑;天阴得深沉,他们哭。下雨时,瓦上落下的水滴,不正是瓦的泪珠吗?

以前在渭北乡下,黄昏时分,我总喜欢爬上屋顶,坐在青瓦上,看落日。树枝苍老,树影斑驳,摇摇荡荡。瓦看着太阳从树梢掉落。鸟群飞走时,太阳掉在地上,然后消失。那时,瓦在暗自啜泣。那声音,忽远忽近,如丝如缕,一会儿随云飞上高空,一会儿随烟在地上滚动。瓦知道,只有太阳能看穿他的心事,能读懂他的表情。瓦是太阳的肩膀,太阳是瓦的依靠。瓦的颜色,是乡村最真实的底色,瓦记着所有从他头顶飞过去的鸟,记着曾在屋顶逗留的每只鸟的脚印。因为记得多、记得深,瓦才变厚了,才长了松、长了苔。新雨后,天空湛蓝,凝视瓦松和青苔,能感受到生命的火焰在燃烧,如神在低语。

他乡见到那堆瓦,就像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人。瓦是把家安在这里了。

瓦有瓦的命,瓦自然是知道的。

海棠花

○ 李春荣

在北国,初春的花大多颜色较浅。梨花白来杏花粉,桃花最艳是嫣红。花色浓重至大红色的,除了海棠花之外,少之又少。海棠的树形不大,但花开繁密,从枝到梢,条条缀满。初时,叶形尚小,叶色浅碧,蕾苞似豆,胭脂点点。继而春阳沐照,绽开如梅,花瓣有五,略厚如帛,花蕊峰聚,鹅黄粉嫩。远观若晓天明霞,近赏则醇香浅淡。

对此花最早的记忆来自苏子之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可能是自己见少识浅的缘故吧,有几年的时间,我在心里老这么琢磨:这大红的海棠颜色不媚不娇,花型不袅不娜,花香不馨不远,是何故,让情趣眼光颇雅的红子对海棠花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白日赏玩尚嫌时日太短,晚上还要执烛环绕,流连不肯睡去的程度。

后来查阅了相关资料,方知海棠品种大概有四:木瓜海棠、贴梗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而苏子科考出仕入职,最先在今陕西凤翔,此地便有西府海棠。遥想那大宋的春日里,熙和景明,惠风和畅,文人雅士群贤聚集,必赏之花定有它了。

今年我也有意欣赏过一株垂丝海棠:花色粉嫩,花瓣轻柔,内粉外紫,逐渐晕染。迎风俏立,明媚动人,楚楚有致,确有观之忘俗之感。

历代诗词文赋不乏咏海棠之作:“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易安的词与周邦彦的“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异曲同工,均有爱花惜花,甚而

借海棠之开合伤逝年华之意。

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海棠的大约有十六七回,大观园怡红院中的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文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此西府海棠是外国之种,俗传出自“女儿国”,名“女儿棠”,并引《平泉草木引》云:凡花木以海为名者,悉以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

贾母特别爱花,别人都说十一月海棠开花当属异兆,她则语因节气迟,小阳春里,天气和暖开花也是有的,并且还设宴赏花。贾母是诗礼簪缨之族的老祖宗,她尽享荣华富贵,极具仁慈爱,而她如此之独宠海棠花,不得不让人对海棠细细品鉴。

今观春日海棠,花姿潇洒,花开似锦,红瓣黄蕊,极具烟火之气。初看无异,仔细端详,火红的花瓣、金黄的花蕊、简洁的花形,仿佛代表着烟火升腾的俗世之美。难怪海棠自古会有“花尊贵”之称,海棠也常在皇家园林中与玉兰、牡丹、桂花相配植,形成“玉棠富贵”的意境。史载唐明皇将沉睡的杨贵妃也比作海棠花。陆放翁亦有诗云:虽艳无俗姿,太息真富贵。看来,贾母如此之欣赏海棠是有其确因了。

如今,雅号“解语花”的海棠,以其深红艳丽、富丽堂皇之姿,被陕西宝鸡、山东临沂两市作为市花,寄寓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愿。

“海棠院里寻春色,日炙荐红满院香”(宋·黄庭坚),相信这如丹似砂的海棠花,一定会给人们带去火红的祝愿。